

海的温度 著

润香榭

贰

玉露无心

每一缕异香萦绕一段回忆
每一抹脂粉抚平一个心愿

以胭脂细数万千心结，
以水粉魅惑十丈红尘！
粉浓脂香中，

演绎一曲神鬼莫测的脂粉传奇！



世纪文豪
Century Literature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闻香榭

貳
玉露无心

海的温度

著

世纪文睿
Century Literature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露无心/海的温度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3

(闻香榭)

ISBN 978-7-208-11582-8

I. ①玉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80404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
封面装帧 叶 珺

闻香榭之二

玉露无心

海的温度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9.5 插页 2 字数 340,000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582-8/I·1170

定价 32.00 元

目
录

引子 二

壹 【白玉膏】 七

貳 【群芳髓】 五九

叁 【龟息香】 一一一

肆 【同心露】 一五七

伍 【忘忧香】 二〇五

陆 【灵虚露】 二五五

◆ 引子

(一)

伊阙两岸，秋风乍起，天气渐渐转凉。一个衣衫褴褛的打渔老汉，慢吞吞摇着一叶小舟，从洛水浓重的雾气中穿出，撒下今晨的第一次网。

一网上来，空空如也，又连撒了几网，网网皆空。

这里位于伊阙两岸山梁之下，峭壁高耸，洞穴林立，相对偏僻些，本以为可打个鱼虾满仓，一大早便赶了来，哪承想也是一无所有。老汉心有不甘，将卡在网眼的枯枝烂叶一点点清理干净，跪在船板上磕了几个头，祷告道：“龙王保佑，保佑我最后一网打到大鱼，我给您供个大猪头！”

龙门香山经过洛水多年冲刷，下面山体形成一个巨大洞穴。洛水旋转一圈后顺着主河道奔流而去，在此处形成一个深潭，表面看潭水平静如镜，实际下面暗流涌动，凶险万分。老汉打渔多年，知道越是险峻之处，越容易藏有大鱼，便决定铤而走险，奋力将小船摇了进去。

谁知估计不足，小船一进入山洞便不受控制，疯狂打转。老汉自负水性良好，不肯退却，凭借自己多年的掌舵经验，顺着急流拼尽全力控制小船，凝神观察水面。

恍然间，隐约看见水面下白光一闪，似有一条银色大鱼在水下游弋，划出一条淡淡的波痕。老汉精神一振，拉起渔网，正要撒下，只听哗啦一声巨响，水面正中出现一个簸箕大的漩涡，接着喷出一股蓝绿色的火焰，小船跟着水流急速转圈，老汉站立不稳，手中的网斜斜撒向了漩涡，恰巧此时，一个龙头龟背的巨型怪物从漩





锅中冒出，整个渔网不偏不倚刚好将其脑袋罩住。

老汉吓得傻了，喃喃道：“老天爷，这是惊了龙王了！”欲要跪下磕头，可小船飘忽，只怕一不小心便要葬身落水，本能地一手拉紧渔网，一手控制桨橹。那怪物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，不再追逐银色大鱼，转过头来瞪着老汉，嘴巴突然喷出冷冷的蓝色火光，寒意彻骨。火光所到之处，水面瞬间冻成了白色。

老汉浑身哆嗦，手脚麻木，再看小船前端已经冻在冰面上，眼见怪物嘴巴大张，下一个火焰便要喷出，不由大惊，惊慌失措逃至船尾，一个跟头栽入水中，反倒觉得暖和些。

那怪物轻松将渔网撕做两半，飞快追来。老汉见其水下身体一丈方圆，黑黝黝的背甲烁烁闪光，更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一个猛子往下潜去，抱住水底一处凸起的墨绿岩石。龙头怪物铜铃般的眼睛朝这边扫视了一眼，竟然转身游走了。

老汉暗自庆幸，正要浮出水面换气，抱着的岩石突然一阵晃动。定睛一看，自己抱着的哪里是什么岩石，而是一只巨大的癞头大鼋的脑袋，阴森森的小眼珠发出暗绿色的光，正凶狠瞪着自己。

老汉惊魂未定，欲要逃离，被它张嘴咬住了左臂。老汉知道，大鼋咬住猎物绝不松口，不由大急，情急之下不由慌乱，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冰冷的河水，全力挣脱。正绝望之际，隐约觉得身后红光一闪，一条丈长的锦鲤一跃而过，在大鼋的癞头狠狠一啄。

大鼋吃痛，将老汉咬得更紧。一阵剧痛袭来，大量的河水灌入肚中，老汉手脚伸展，很快便人事不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老汉醒了过来，张嘴便要呼救，却发现自己好端端地躺在小船上，正飘荡在龙门码头附近。一个黝黑的青年渔夫摇船经过，笑道：“你是来打渔还是睡觉？一个早上，就见你呼呼大睡了！”周围几个渔民哈哈大笑。

老汉一骨碌爬起来，看看衣服，浑身上下还是干的，但渔网却不见了，挠头讪笑道：“今日起得早了，犯困。”心中纳闷不已——难道刚才的遭遇竟然是做梦？

经这一吓，老汉无心打渔，抛锚上岸。回到家中，依然觉得寒冷彻骨，取出一件薄棉衣换上。无意中看到自己的手臂，不由愣了。

左臂上，上下各有四个巨大的尖利齿印，呈浅月牙形，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臂弯——老汉多年打渔，自然认得，这是鼋的齿印，只是大得惊人。

(二)

夕阳西下，气温渐寒。洛阳城郊外，原本游人如织的邙岭不见了往日的喧闹，只有一个身着桃色小袄的妙龄女子在山间小路上走走停停，不时翘首张望，眉眼间含羞带笑，似在等人。

她是附近农户的女儿，名字叫做小桃，长得浓眉大眼，唇红齿白，虽然皮肤略显粗糙，但也算是青春靓丽。她正在等的，是她的心上人张生，一个贩卖粮食的外乡男子。因爹爹不同意，两人只好选择人少的黄昏时分偷偷出来约会。

不大一会儿，张生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山路上。小桃有心让他着急，调皮一笑，闪身躲入路旁的一块大石后，只待张生靠近便跳出来吓他一跳，却突然嗅到一股奇异的香味，似花似果，悠长细腻，沁人心脾，说不出的好闻。

如今已经初冬，草木枯涩，秋叶落尽，早过了花开的季节。小桃不禁好奇，循着香味来到大石后，只见山石缝隙中，不知何时长出一株通体朱色的花草，红色的叶片如同玉雕一般晶莹水润，娇艳欲滴；红中泛翠的枝干随寒风轻轻摆动，如同美人曼妙的腰肢，虽然无花，却比最美的花儿还要动人，配上这种难以描述的异香，不由让人心旷神怡。

小桃对附近地形、草木了如指掌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植物。见此尤物，不由大喜，兴冲冲地把脸凑上，拉过顶端最为娇艳的叶片猛嗅，听到脚步声渐近，也不回头，娇声叫道：“哥哥你快来看。”

话音未落，花草中突然伸出一只白森森的枯手一把按在她的天灵盖上。

张生听到响动，快步走了过来，笑道：“小桃子，发现什么好玩儿的了？”见小桃脑袋低垂对着山石一动不动，伸手将她肩头一拍。

小桃扭过头来，双眼凸出，口唇歪斜，表情怪异地瞪着张生。张生吃了一惊，体贴道：“你不舒服吗？”话音未落，小桃的一双眼珠子突然爆出，带着红血丝挂在脸颊上，眼眶中间慢慢伸出一片血红色叶子来，微微抖动。

张生呆若木鸡，只听小桃体内发出一声滋滋的响声，她丰满的身体瞬间干瘪，鼻子、眼睛、嘴巴里纷纷长出叶子根须来。片刻工夫，身上的血肉消失不见，只剩一具白骨，被一株妖艳瑰魅的红色植物紧紧包裹着。

张生只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逃下山去，后越想越怕，唯恐受到牵连，简单





收拾了行李，连夜逃离了洛阳……

(三)

冬日初至，胭脂水粉热销，闻香榭里忙作一团。

“闻香榭”是一家专营上等胭脂水粉的店铺，在官宦商贾的女眷中口碑甚好。老板娘长得风流窈窕，精明能干，最会侍弄那些奇花异草。据说她家的胭脂水粉可解忧、能祛病，甚至能让人心想事成。时间久了，不免以讹传讹，世人对闻香榭老板娘的身份便有诸多猜测，有人说，她是洛水的鲤鱼幻化而成，会妖术；有人说，她是牡丹花灵，最识花草，所以才能做出这么好的胭脂水粉。

对这些传闻，小伙计方沫儿向来嗤之以鼻。婉娘贪财小气、奸诈狡猾，奸商一个，哪有丝毫超凡脱俗的仙家之气？

这日午后，方沫儿同另一个小伙计文清去城外采菊，听了些异闻怪事，一回到榭里便开始了卖弄：“近期洛阳发生了两件怪事，你猜猜是什么事儿？”

婉娘用簪子挑了刚做好的胭脂在鼻子下闻：“给我十文钱，我就猜一猜。”

沫儿撇嘴道：“老财迷。”但又实在忍不住想说，气得一跺脚，对一旁闷头修理器具的中年伙计黄三道：“三哥，你听说了没？龙门一个打渔的老汉说，他看到龙王了，龙头龟身，眼如铜铃，喷火成冰，可吓人了！又遇到一个这么大……”他把手臂抡圆了比划，“这么大一个大老鳖，还被咬了一口。”

沫儿说一句，文清就点下头。黄三哦了一声，继续低头干活。沫儿觉得不过瘾，急道：“三哥，你信不信，信不信？”

黄三沙哑着嗓子，慢吞吞道：“要碰上了龙王，还能活着回来？”

婉娘嗤笑道：“骗谁呢！”

沫儿急了：“真的！他手臂上有好长一排牙印呢！他被一条鲤鱼救了，他说的。那鲤鱼也很大，通体红色，像龙一样，肯定是成了精的。”

婉娘扑哧一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就听他编吧。”

沫儿见婉娘和黄三都不信，不由沮丧，道：“不信就算了。哼！——其实我也不太信。”

文清不善言辞，提醒道：“还有另一件怪事呢。”

沫儿瞬间来了精神，做出一副恐惧的样子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前几天，城外邛岭张猎户家的女儿小桃出去玩，不到一炷香工夫，就变成了一具白骨。”

见婉娘纹丝不动，故作神秘道：“你们猜是怎么回事？她被发现时，被一株花草紧紧裹着，连眼睛鼻子里长的都是叶片……”

黄三手中的工具停在了半空中。婉娘的眼睛透出一点讶异的光：“真的？”

文清凝重道：“真的，张猎户哭得跟什么似的。真可怜。”

沫儿继续他的故弄玄虚：“据发现小桃尸体的人说，这花草通体红色，晶莹水润的，十分妖艳，有一股特别好闻的香味。一见人来，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。”

文清遗憾道：“婉娘，三哥，你们要在场就好了，肯定知道是什么花草。”

哐啷一声，黄三手中的工具掉了地上，一张黑脸变成了猪肝色。婉娘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三哥累了，去休息下吧。”自己也扭身上楼，留下文清和沫儿面面相觑，兴趣索然。



壹

白玉膏

(一)

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，将神都洛阳装扮得粉妆玉砌。原本犹如垂暮老者的枯树，仿佛一夜之间焕发新颜，变成了风度翩翩的白衣少年。闻香榭整个园子玉树琼花，只剩下后面的水塘子一池碧水，热气微腾。在一尘不染的纯白里，大地一片静谧安详，所有的浮躁和喧嚣都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沉寂下来了。

今天恰巧立冬，这雪下得倒是应景。但对沫儿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。冻疮，是沫儿除寒冷之外对冬季的另一重要印象。在外流浪的三年，从第一场雪开始，沫儿的手都是红肿加皮开肉绽，一直要等桃树盛开的春日才能痊愈。如今大雪突至，尚且顾不上打雪仗、赏雪景，各指关节已经开始发红发痒，肿得像发好的红枣糕。

蒸房那边，黄三正忙着给沫儿做防治冻疮的膏子。人参、冰片、薄荷、红花、三七、附子、黄柏、吴茱萸等经过炮制，淘出最细的粉末或汁液，与加了姜油的羊脂混合，再加入一些蔷薇花露或者陈皮露，便制成了洁白芳香的冻疮膏。配料倒也普通，只是繁碎，各种各样的原料蒸的蒸、研的研、淘的淘、澄的澄，还有一些要炙、烘、焙、煮，几乎将所有的工序用个遍，才做出十几瓶子这样的膏子来。

今天的工序不多，文清和沫儿帮不上忙，地上这么厚的雪，正是玩的好时候。虽然婉娘早就告诫沫儿，要注意保暖，等涂上了冻疮膏再出去玩儿。沫儿哪里按捺得住，拉着文清在雪地里疯跑，打了半天的雪仗，直到衣服裤脚湿了半截才回来。再一看，手背上红肿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紫色，一些地方还鼓起了小水泡，这才慌了神。

婉娘气得没法，一边骂他们两个贪玩，一边生起了炉火。沫儿按照婉娘的吩咐，打了温水，加入姜汁，将手脚放进去慢慢搓热，然后抹涂上一层冻疮膏，围着火炉抱着小花猫，舒舒服服地坐着，连喝水都要文清端过来。婉娘端出针线筐，准





备给文清和沫儿每人缝制一双手套。文清拿了一本太白诗集，认真阅读，不时发出赞叹，或与沫儿探讨一下心得。连黄三也搬了椅子坐过来，面带微笑，看着文清和沫儿读书。

此时此刻，窗外大雪纷飞，室内温暖如春，沫儿心情大好，装模作样地学着那些风雅人士长叹一声：“此生足矣！”

婉娘扑哧一笑，正在打呼噜的小花猫慵懒地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周围，又闭眼睡去。婉娘盯了它一眼，看似随意道：“小花猫来闻香榭已经快三个月了吧？”

文清读诗已经读腻，连忙接过话头道：“正是呢。”

婉娘低头继续缝手套，“唔，它的主人要来啦。”

话音未落，“梆！梆！梆！”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在寂静的冬日午后显得特别清晰。

婉娘顿时来了精神，笑道：“生意来了！”起身换了木屐，出去打开了门。

门前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，容貌姣好，上穿一件白色窄袖小袄，下着水红色长裙，踩着一双牛皮木屐。她的身后停着一顶红毡小轿，轿身并无装饰，十分简单大气，两个脚夫笔直地站在轿子前后。

婉娘先道了声：“怀香姑娘！”接着朝轿子道了个万福，轻笑道：“公主大安！”

轿子里的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。婉娘道：“天气寒冷，不如公主移步寒舍饮杯热茶如何？”

未等公主回答，在一旁的怀香道：“不用了，多谢婉娘。我家公主今日路过，想定制一批香粉。”

轿子里的人焦躁叫道：“怀香！”

怀香连忙过去，伏在轿帘听公主示下，不住点头。然后回头对婉娘低声道：“请问闻香榭里有治疗冻疮的膏子吗？”

婉娘笑道：“公主来得巧了，治疗冻疮的白玉膏今天上午才做好。公主现在就要吗？”

怀香惊喜道：“那敢情好。请婉娘取两瓶来。”在一旁恭立的黄三听见，回到中堂，用一个精致的小檀木匣子装了，拿了送出来。

怀香接了递入轿中，又拿出一张帖子和一封银子，道：“所要的香粉就在这上面了，请婉娘做好后派人直接送入府中。”

小花猫儿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出来，兴奋地绕着小轿嗅来嗅去，最后竟然哧溜一

下跳上轿子钻了进去。

轿子里的人发出“咦”一声轻呼，小花猫儿先是轻轻喵了几声，突然“呜喵”一声大叫跌落在雪地上，似被人一脚踹了下来。婉娘连忙抱过，歉然道：“公主受惊。”

怀香盯着小花猫仔细看了看，疑惑道：“这只猫……不知婉娘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婉娘道：“我从小养大的，不认生。姑娘也喜欢？”

怀香一怔，眼神一闪，道：“不，我不喜欢小猫小狗的。”说着招呼轿夫抬起小轿，颤悠悠地走了。

小花猫竭力想挣脱婉娘的怀抱，盯着远去的轿子不住低声哀叫。婉娘若有所思，恭送公主远去。

婉娘回头看见沫儿和文清站在身后伸着脖子张望，笑道：“不在屋里待着，跑出来做什么？小心你的爪子变成红烧猪蹄。”

沫儿两手交替搓着手背，夸张地吞咽下口水，道：“那我晚饭就直接吃它了。”

文清问道：“这是哪位公主？”来闻香榭选购香粉的公主不少，有派宫女来的，有自己兴致勃勃前呼后拥来的，但都派头十足。像今天这个，只带了一顶小轿一个宫女的公主，还从没见过。

婉娘一边往回走，一边道：“信诚公主。”

沫儿惊道：“真是公主啊？我还以为像那个臭丫头一样，是世袭的公主呢。”沫儿一提起明珠，三人不由自主想起了宝儿，气氛为之一沉。

小公主明珠摔碎了抑制宝儿心悸症发作的香露后，文清和沫儿驾车寻遍了洛阳城内所有香料铺子，也未找到生有火蚕的炭木。婉娘重新制作了龙涎香露，但是缺了火蚕，只能作为普通香露使用。柳中平强忍悲痛，在洛阳盘桓了数日后带着宝儿回了长安。

黄三对照信诚公主的清单要求，将所需原料一一备齐。刚将红蓝花瓣蒸上，忽然大门洞开，先进来两个侍卫在门口站定，接着进来一位贵妇，年纪有二十八九岁，体态丰腴，举止优雅，高高的凌云髻上插了一朵珠花，裹着一件加了金线织就的大红猩猩毡，一派雍容大气之相，扶着两个丫头走了进来。

婉娘略一施礼，笑道：“恭迎建平公主殿下。”公主摆手，笑道：“婉娘不用客气，还是帮我推选几款香粉要紧。”看起来极为和善，但眉间之间自有一种不怒自



威的气势。文清连忙斟了茶来，和沫儿两人垂手站立在婉娘身后。

婉娘道：“公主要什么香粉，只管送个帖子来，婉娘自会送去，大冷的天，何劳公主亲自来选？”

建平公主浅笑道：“这些东西要自己来选才有趣味呢。”黄三已经搬出一个紫檀木匣来，里面都是这些时日制作好的上等胭脂水粉。旁边的丫头一一递过来，建平公主细细挑选了半日，似乎有些失望，朝货架上扫视了一番，道：“婉娘这里可有护手的膏子？”

婉娘连忙差沫儿取了几白玉膏来，笑道：“公主原来要这个。刚做好的呢，用了之后手不皴不裂，光滑细腻。”

公主打开一瓶闻了闻，点头道：“就要这个了。”小花猫不知从哪里猛地窜了出来，弓起背部，呜喵一声，竟然朝着建平公主扑过去。公主一惊，手中的白玉膏差点掉在地上。婉娘连忙喝止，沫儿一把抱起猫，送到文清房里关了起来。

公主皱眉道：“婉娘什么时候养起猫来了？”

婉娘笑道：“原是我家新招的小伙计养的，舍不得丢掉，既然公主不喜欢，婉娘处理了就是。”

公主似乎松了一口气，看了一眼沫儿，道：“那倒不用。”

送走了建平公主，沫儿挠挠头道：“莫非今年流行冻疮膏？半天就有两位公主来买冻疮膏。我还以为冻疮只有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人才会有，原来公主也长冻疮啊？”

文清憨厚道：“这大冷的天，定是公主体恤下人，买给下人用的。”

婉娘得意道：“你道我闻香榭的白玉膏就只能治疗冻疮？这可是冬季护手的灵药呢。”捧着银子眉开眼笑，“白玉膏一做好就开市了，生意兴隆，大吉大利。”

(二)

雪又下了一夜，第二天便放晴了。碧蓝的天空下，明亮的日光在白雪的反射下晃得人眼睛发晕。气温尚且不算太低，太阳一出，雪便慢慢融化，原本洁白的街道很快泥泞一片。偶有马车驶过，黄灰色的雪泥四处飞溅。

沫儿握着扫帚，抱怨道：“这还没去赏雪景呢，就变成了黄泥塘子！”哗啦哗啦将扫帚挥得山响，文清傻呵呵笑着，将扫在一起的雪一铲一铲堆到街道两旁的

树下。

一只脏兮兮的小猫一瘸一拐贴伏着地面爬到沫儿脚边，沫儿奇道：“哪里又来了一只小猫？和我们的猫长得真像。”文清也凑了过来，两人蹲下仔细查看。

这只小猫浑身泥污，辨不出毛色，且湿漉漉的，一簇簇的毛板结在一起，看起来像一只小刺猬，鼻梁上有一条口子，上面有干涸的血迹。看到文清沫儿两个，似乎一点力气也没了，半眯着眼睛，伏在沫儿的脚面上轻轻地叫着。

沫儿也不顾手上的冻疮，双手托起小猫，疑惑道：“我怎么觉得这么熟悉呢？文清，你快去看看，我们家的小花猫在不在。”

文清拿起铁锹和扫帚，道：“走吧，先抱回去再说，它快要冻死了。”

婉娘正在大堂调配那些香儿粉儿，未等两人开口，便道：“小花猫回来了？”

沫儿一惊，道：“真是我们的小猫？”婉娘在大堂的一角给小花猫做了一个窝，沫儿文清都是不管闲事的，哪里会注意到小花猫晚上出去。正待细看，小花猫突然无声翻滚起来，像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，样子十分痛苦，一边翻滚，一边伸长脖子咕咕呕吐，直到呕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来，瘫在地上喘气。

文清连忙打来热水，连洗了三盆子污浊的黑水，小花猫才恢复本来的面目。经仔细检查，除了鼻子受伤，它的前左脚脚趾指甲断裂，脚面肿起。文清奇道：“小花猫来了这么久，一直好好的，怎么昨晚突然跑出去了呢？”

沫儿和婉娘都没顾上回答。小花猫的呕吐物里，有一个拇指高的黑色小瓶子，火漆封口，上面刻满了奇怪的符号和花纹。

沫儿把黑色小瓶子洗干净握在手中，一种微弱的力量含着无助和害怕，在他的手心冲撞，他想起昨天婉娘说的那句：小花猫的主人要来了。谁是小花猫的主人呢？

吃过晚饭，黄三带着文清和沫儿在火炉边挑选干花瓣，婉娘半躺在贵妃榻上，抱着小花猫悠闲地哼着小曲儿。

天色已晚，沫儿瞥了一眼旁边的更漏，打着哈欠道：“该睡了吧，明天再拣行不行？”本来看着还相当虚弱的小花猫一个激灵爬了起来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绕着火炉转了两圈，又一瘸一拐地在门口徘徊。

婉娘饶有兴趣地看着小花猫，突然问沫儿：“你的手怎么样了？”

沫儿伸过去给她看：“唔，快好了。”闻香榭的白玉膏果然不同，一天的工夫，



手背红肿将消，水泡也瘪了，看样子再用两天便可痊愈。

婉娘坏笑道：“嗯，给你便宜点，扣一两银子的工钱。”说罢，不容沫儿辩解，简短道：“换衣服，出门。”蹬蹬上了楼。

沫儿七窍生烟，对着她的背影龇牙咧嘴地做出各种恐怖表情。文清追问道：“现在？”

婉娘也不回头，答道：“快点！”两人无法，只好不情不愿地收拾了，换上厚棉衣，裹了婉娘递来的隐身披风。

推开大门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小花猫哧溜一下从门内窜出，沫儿本打算穿上木屐，一见来不及了，快步追了出去。

繁星点点，银河斜挂，半弯的月儿发出清冷的光。沫儿原还担心路上泥泞，哪知如今昼夜温差大，地上的雪泥已经冻得硬邦邦的，走在上面喀喀嚓嚓直响，幸亏街上空无一人，不至于惊动别人。

小花猫虽然伤了一只脚，但跑得飞快，一路穿过闻香榭前的街道，转而向南，朝长厦门方向跑去。三人在后面气喘吁吁跟着，沫儿深悔穿得厚了，出了满身的汗。足足跟了有半个时辰，来到宣教坊一处围墙外，小猫爬上围墙外的老榆树，一跃翻过围墙，无法再跟了。

文清和沫儿面面相觑，同问婉娘：“怎么办？”

婉娘笑道：“跑热了吧？就在四周走走看看。”说着袅袅娉婷、举止优雅顺着围墙往前走，仿佛这不是冬日黑夜，而是春日胜芳邀月赏花一般。

两人只好跟着。走了不远，便见前面灯火通明，两个硕大的石狮子，垂手肃立的侍卫，高高悬挂红色宫灯，显示出府邸主人的不同凡响。婉娘放轻脚步，三人裹紧披风，从门口慢慢走过。

大门正中的牌匾上书“信诚公主府”。三人小心翼翼，侍卫并未发觉。直到看不见了侍卫，沫儿才问道：“婉娘，你说这信诚公主会是小花猫的主人吗？”

婉娘轻笑道：“我哪里知道？”正待解释，忽见前面黑影儿一闪，小花猫竟然又从围墙中跳了出来。文清叫道：“快追！”

小花猫溜着墙根跑得飞快，拐了一个弯儿，钻入草丛不见了。沫儿俯下身子一看，原来草丛处有一个碗口的洞，原是这家院子的排水口。再往前走，却是一家寺院，门口种着两颗粗壮的古槐，昏暗的灯光下，隐隐看到高大的门楼上面写着“静域寺”三个字，周围弥漫着浓重的香烛气息。

沫儿乞讨时曾听闻，静域寺方丈德高望重，精通佛法，每逢他讲法之时，讲经堂内座无虚席，所以静域寺在城南一带颇有一些名气，但从未进去过。

婉娘走上前去，仔细观察了一番。寺门严丝合缝，触之冰凉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四扇大门上各雕刻有一个门神，在微光中目露凶光。文清和沫儿两人看不出任何端倪，只觉得汗已回落，十分寒冷，巴不得早点回去。

婉娘用手指在门上抹了一下，放在鼻下闻了闻，嘴角微露笑意，道：“真有趣。走吧。”

三人转身，沫儿突然觉得脑后冰凉，仿佛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自己一般，猛然回头，却一切如旧，空荡荡的街道，肃立的老槐，庄严肃穆的大门，没有一丝异样。

(三)

第二天一大早，沫儿起床下楼，看到小花猫已经在它的小窝里打呼噜了，除了毛色有些脏污，倒也没有新添伤势。

吃过早餐，婉娘换了胡服，做男装打扮，道：“文清套车，我们今天去烧香拜佛。”

尚不到辰时，天空有一层淡淡的白雾，清冷的空气一进入鼻腔，让人周身透彻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三人驾车来到静域寺，大门已经打开，一个十几岁的小和尚正在扫地，见三人前来，只单手行了一个礼，并不多言。

婉娘背着双手，闲庭信步在寺门口转了几圈。原来门上雕刻的是四大天王，也称四大金刚，从东到西分别为东方持国天王、南方增长天王、西方广目天王、北方多闻天王，他们脚踏小鬼，威风凛凛；分别手持刀剑、琵琶、混元伞和狐貂，借喻“风调雨顺”。沫儿见婉娘兴趣盎然，也连忙凑上去细细观察。

婉娘瞟一眼他，笑道：“看到什么了？”

沫儿挠挠头，纳闷道：“我怎么总觉得怪怪的。可是又说不上来。”文清一听，也睁大了眼睛，认真地看了一遍，道：“哪里怪？好像很多寺院都有四大金刚的。”

婉娘轻微摇头，抿嘴笑道，“走吧，文清沫儿有什么心愿？我们今天专门来烧香呢！”

